





十七史百將傳卷第十

東光張

預集

唐李光弼

郭子儀

李抱真

李晟

李愬

馬燧

渾瑊

王忠嗣

梁劉鄩

五代

周劉訥

五代

唐李光弼

李光弼營州柳城人嚴毅沉果有大畧善騎射累遷河西王忠嗣府兵馬使忠嗣遇之厚雖宿將莫能比嘗曰他日



得我兵者光弼也朔方以度使安思順愛其材欲以女妻  
之光弼引疾去隴右節度使哥舒翰異其操表還長安安  
祿山反郭子儀薦其能尋加魏郡太守河北採訪使光弼  
以朔方兵五千出土門東收常山次真定常山團結子弟  
執賊將安思義降自顏泉卿死郡為戰區露屍救野酹而  
哭之出為賊幽閉者厚恤其家時賊將史思明李立節祭  
希德攻饒陽光弼得思義不殺問其計答曰今軍行疲勞  
逢敵不可支不如按軍入守料勝而出虜兵交銳弗能持  
重圍之萬全光弼曰善據城待明日思明兵二萬傳堞光  
弼兵不得出了以勁弩五百射之賊退徙陣稍北光弼出

其南夾滹沱而軍思明雖數困然恃近救解鞍休士是日  
饒陽賊五千至九門光弼謀知之提輕兵斂旗鼓賊方飯  
龍殺之且盡思明懼引去光弼以范陽本賊巢窟當先取  
之掘賊根本會潼關失守乃移軍入井陘肅宗即位詔以  
兵將靈武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入太原前此節度使  
王承業政弛謬侍御史崔眾主兵太原每侮狎承業光弼  
素不平及是詔眾以兵付光弼眾素往易見光弼長揖不  
即付兵光弼怒收繫之會使者至拜眾御史中丞光弼曰  
眾有罪已前繫今但斬侍御史若使者宣詔亦斬中丞使  
者內詔不敢出乃斬眾以徇威震三軍至德二載思明希



德率高秀巖牛廷玠將兵十萬攻光弼時統兵悉付朔方而麾下卒不滿萬衆議培城以守光弼曰城環四十里賊至治之徒疲吾人乃徹民屋爲搗石車車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輒數十人死賊傷十二思明爲飛樓障以木慢槩土山臨城光弼遣穴地頽之思明宴城下倡優居臺上斬指天子光弼遣人隧地禽取之思明大駭徙矛慢遠去軍中皆視地後行又潛溝營地將沈其軍乃陽約降至期以甲士守陣遣裨校出若送款者思明大悅俄而賊數下沒于塹城上鼓噪突騎出乘之傅斬萬計思明畏敗乃去留希德攻大原光弼出敢死士搏賊斬首七萬級希德委資糧

遁走初賊至光弼設公幄城隅以止息經府門不顧圍解閱三日乃歸私寢乾元初入朝詔官四品已上郊謁進兼侍中代子儀爲朔方節度使未幾爲天下兵馬副元帥光弼以河東騎五百馳東都夜入其軍且謂賊方鬪烽當把虎牢帥師東出河上檄召兵馬使張用濟用濟憚光弼嚴教諸將逗留其兵用濟單騎入謁光弼斬之以辛京果代復追諸將僕固懷恩懷恩懼先期至會滑汴節度使許叔冀戰不利降賊思明乘勝西嚮光弼敦陣徐行趨東京謂留守韋陟曰賊新勝難與爭鋒欲誑之以計然洛無見糧危福難守公計安出陟曰益陝兵公保潼關可以持久光



弼曰兩軍相敵尺寸地必爭今委五百里而守關賊得地  
勢益張不如移軍河陽北阻澤潞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  
應賊不得西此援臂勢也夫辨朝廷之禮我不如公論軍  
旅勝負公不如我陟不能答遂檄河南縱官吏避賊督軍  
趣戰守備思明至偃師光弼悉軍趨河陽身以五百騎殿  
賊游騎至石橋諸將曰並城而北乎當石橋進乎光弼曰  
當石橋進甲上夜持炬徐引曲部重堅賊不敢逼已入三  
城衆二萬軍纜十日糧與卒五均少棄耳賊憚光弼未敢  
犯宮闕頓白馬祠治塹溝築月城以守賊攻光弼與戰中  
潭西斬千級執五千人初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為我

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若曰卒之抱玉許諾即給  
賊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喜斂兵待期抱玉已繕完即請  
戰賊忿欺急攻之抱玉出奇兵夾擊俘獲過當賊帥周勣  
引却與安太清合衆三萬攻北城光弼斂軍入登陴望曰  
彼軍雖銳然方陣而器不足虞也日中當破之乃出戰及  
期未決召諸將曰彼疆而可破者亂也今以亂擊亂宜無  
功因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為我以麾  
下破之曰廷玉所將步卒請騎五百與之三百復問其次  
曰東南隅召論惟正辭曰蕃將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百  
與之二百乃出賜馬四十分給廷玉等光弼執大旗曰望



吾旗麾若緩可觀便宜若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  
退者斬旣而馮堞望廷王軍不能前趣左右取其首來廷  
王曰馬中矢非却也乃命易馬有裨將援矛刺賊洞馬  
腹中數人又有迎賊不戰而却者光弼召援矛者賜絹五  
百疋不戰者斬光弼麾旗三諸軍爭奮賊衆奔敗斬首萬  
餘級俘八千餘人馬二千軍資器械以億計禽周摯太清  
挺身走思明未知猶攻南城光弼驅所俘示之思明大懼  
築壘以拒官軍始光弼將戰內刃于靴曰戰危事吾位三  
公不可辱于賊萬有一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及是西向  
拜舞三軍感動太清襲懷州守之上元元年加太尉中書

令進圍懷州思明來救光弼再逐北思明見兵河清聲渡  
河絕餉路光弼壁野水渡旣夕還軍留牙將雍希顥守曰  
賊將高暉李自越萬人敵也賊必使劫我爾留此賊至勿  
與戰若降與借來左右竊恠語無倫是日思明果召日越  
曰光弼野次爾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然無歸日越至壘  
使人問曰太尉在乎曰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爲誰曰雍  
希顥日越謂其下曰我受命云何今顧獲希顥歸不免死  
遂請降希顥與俱至光弼厚待之表授右金吾大將軍高  
暉聞之亦降或問公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再敗恨  
不得野戰聞我野次彼固易之命將來襲必許以死希顥



無名不足以爲功日越懼死不降何待高暉材出日越之  
右降者見榮貳者得不思奮乎諸軍決丹水灌懷州未下  
此弼令廷玉由地道入得其軍號登陴大呼王師乘城禽  
太清送之京師獻俘太廟思明使謀宣言賊將士皆北人  
謳金思歸魚朝恩信然屢上賊可滅狀詔諭光弼光弼固  
言賊方銳未可輕動僕固懷恩娟光弼功陰佐朝恩陳掃  
除計使者來督戰光弼不得已令李抱玉守河陽出師次  
北邙光弼使傳山陣懷恩曰我用騎今迫險非便地請陣  
諸原光弼曰有險可以勝可以敗陣于原敗斯殲矣且賊  
致死于我不如阻險懷恩不從賊據高原以長戟七百壯

士執刀隨之委物僞遁懷恩軍爭剽獲伏兵發官軍大潰  
懷州復陷光弼渡河保聞喜抱玉以兵寡棄河陽光弼請  
罪帝以懷恩違令積軍優詔召光弼入朝未幾復拜太尉  
兼侍中寶應元年進封臨淮郡王賜鐵券名藏太廟圖形  
凌煙閣北邙之敗朝恩羞其策繆故深忌光弼切骨而程  
元振尤疾之二人用事日謀有以中傷者吐蕃寇京師代  
宗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及帝幸陝猶倚以爲重  
數存問其母以解嫌疑帝還長安因拜東都留守察其去  
就光弼以及須詔書不至歸徐州收租賦爲解帝令郭子  
儀河中輦其母還京光弼疾篤將吏問後事答曰吾淹



軍中不得就養為不孝子尚何言哉取所餘絹布分遣部將尋薨部將即以其布遂為光弼行喪號哭相問帝遣使弔卹其母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覆衆治師訓整天下服其威名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初與郭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功推為中興第一其代子儀朔方也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而光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云孫子曰攻其無備光弼伺敵方飯而擊之又曰辭卑而益備者進也光弼潛遊營地而佯約降又曰我得則利彼得亦利為爭地光弼移軍河陽而使賊不得西又曰三軍可奪氣光弼先攻最堅而走太清又曰

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光弼知賊必襲而降一將是也

唐郭子儀

郭子儀華州鄭人長七尺二寸以武舉異等累遷單于副都護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詔子儀充朔方節度使率本軍東討與李光弼合破賊史思明衆數萬平蘆城南攻趙郡禽賊四千還常山思明以衆數萬尾軍及行子儀選騎五百更出挑之三日賊引去乘之又破於沙河遂趨常陽以守祿山益出精兵佐思明子儀曰被恃加兵必易我易我心不固戰則克矣與戰未決戮一步將以徇士殊死聞



遂破之斬首二千級俘五百人獲馬如之於是晝揚兵夜  
擣壘賊不得息氣益老乃與光弼僕固懷恩渾釋之陳回  
光等擊賊嘉山斬首四萬級獲人馬萬計思明跳奔博陵  
於是河北諸郡往往斬賊守迎王師方北圖范陽會哥舒  
翰敗天子入蜀太子即位靈武詔班師子儀與光弼率步  
騎五萬赴行在拜子儀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總節度肅  
宗大閱六軍鼓而南至彭原宰相房琯自請討賊以陳濤  
師敗衆略盡故帝唯倚朔方軍爲根本俄從元帥廣平王  
率蕃漢兵十五萬收長安李嗣業爲前軍元帥爲中軍子  
儀副之王思禮爲後軍陣香積寺之比距澧水臨大川彌

亘一舍賊李歸仁領勁騎薄戰官軍鬪嗣業以長刀突出  
斬賊數十騎乃定回紇以騎兵繚賊背夾攻之斬首六萬  
級賊帥張通儒夜亡陝郡翌日王入京師老幼夾道呼內  
不圖今日復見官軍上休士三日遂東安慶緒聞王師至  
遣嚴莊率衆十萬屯陝助通儒旌幟征鼓徑百餘里師至  
新店賊已陣出輕騎子儀遣二隊逐之至倍以往皆不及  
賊營輒反最後賊以二百騎掩軍未戰走子儀帥軍追橫  
貫其營賊張兩翼包之官軍却李嗣業率回紇從後擊鹿  
且空飛矢射賊賊驚曰回紇至矣遂大敗僵尸相屬于道  
嚴莊等走洛陽挾慶緒渡河保相州遂收東都於是河東



河西河南州縣悉平入朝帝遣其軍容迎灞上勞之曰國家再造卿之力也乾元元年破賊河上執安守忠以獻還朝進中書令帝即命大舉九節度師討慶緒以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臨攝弟用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使而不立師子儀自杏園濟河圍衛州慶緒分其衆爲三軍將戰子儀選善射三千士伏壁內誡曰傾吾却賊必乘壘若等謀而射既戰僞遁賊薄營伏發注射如雨賊震駭王師整而奮斬首四萬執安慶和收衛州連營進圍相州引漳水灌城漫二時不能破城中糧盡人相食慶緒求救於史思明思明自魏來光弼前軍思之戰鄴南勝負相當子儀督後

軍未及戰會大風拔木遂晦跬步不能相物色於是王師南潰賊亦走輜械滿野時王師衆而無統進退相顧望責功不專是以及于敗魚朝恩素疾其功因是媒譖之故帝以李光弼代子儀領朔方兵子儀雖失軍無少望乃心朝廷議者謂子儀有社稷功而擊寇首窠乃置散地非所宜帝亦悟及光弼敗印山失河陽河中亂殺李國正大原戍鄧景山朝廷憂二軍與賊合而少年新將望輕不可用遂以子儀爲天下兵馬副元帥進封汾陽郡王屯絳州時帝已不豫群臣莫有見者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于外不見陛下目不瞑帝引至臥內謂曰河東事一以委卿子儀



嗚咽流血至屯誅首惡數十人太原辛雲京亦始害景山者代宗立程元振自謂於帝有功忌宿將難制離間百計罷子儀副元帥子儀懼讒且成盡封肅宗所賜詔敕千餘篇上言之因自明詔曰朕不德詒大臣憂朕甚自愧自今公毋有疑廣德二年僕固懷恩誘吐蕃回紇党項類十萬入寇朝廷大恐詔子儀屯奉天帝問計所出對曰無能為也懷恩本臣偏將雖慄果然素失士心今能為亂者誅思歸之人劫與俱來且皆臣故部曲素以恩信結之彼忍以刃相向乎帝曰善虜寇邠州先驅至奉天諸將請擊之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彼下素德我吾緩之當自攜貳因下

令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賊果遁子儀至進拜尚書令永泰元年懷恩誘說吐蕃回紇党項羌渾奴刺等三十萬掠涇邠躡鳳翔入醴泉奉天京師大震於是帝命李忠臣屯渭橋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廷玉屯便橋駱奉先李日越整麗李抱玉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天子自將屯苑中急召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比到虜騎圍已合乃使李國臣高昇魏楚玉陳回光朱元琮各當一面身自率鎧騎二千出入陣中回紇怪問是謂誰報曰郭令公驚曰令公存乎懷恩言天可汗棄天下令公即世中國無主故我從以來令公存天可汗存乎報曰天子萬壽回紇悟



曰彼欺我乎子儀使諭虜曰昔回紇涉萬里戡大憝助復  
二京我與若等休戚同之今乃棄舊好助叛臣一何愚彼  
背主棄親於回紇何有回紇曰本謂公云亡不然何以至  
此今誠存我得見乎子儀將出左右諫戎狄野心不可信  
子儀曰虜衆數十倍今力不敵吾將示以至誠左右請以  
騎五百從又不聽即傳呼曰令公來虜皆持滿待子儀以  
數十騎出免胄見其大酋曰諸君同艱難久矣何忍亡忠  
誼而至是邪回紇捨兵下馬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召與飲  
遺錦綵結歡誓好如初因曰吐蕃本吾舅甥國無負而來  
棄親也馬牛被數百里公等若倒戈乘之若倂取一芥是

謂天賜不可失且遂成得利與我繼好不兩善乎會懷恩  
暴死群虜無所統一遂許諾吐蕃疑之夜引去子儀遣將  
白元光合回紇衆追躡大軍繼之破吐蕃十萬於靈臺西  
原大曆元年華州節度使周智光謀叛帝聞道以蠟書賜  
子儀令率軍討之同華將吏聞軍起殺智光傳言關下回  
紇赤心請市馬萬匹有司以財乏止市千匹子儀曰回紇  
有大功宜答其意中原須馬臣請內一歲奉佐馬直詔不  
聽人許其忠帝嘗與語吐蕃方彊慷慨至流涕退上書曰  
朔方國北門西禦犬戎北虞儉稅五城相去三千里開元  
天寶中戰士十萬馬三萬匹僅支一隅自先帝受命靈武



戰士從陛下征討無寧歲頃以懷恩亂夷傷彫耗亡三分之二比天寶中止下之一今吐蕃兼吞河隴雜羌渾之衆歲深入畿郊勢踰十倍與之角勝豈易得邪屬者虜來稱四節度將別萬人人兼數馬臣所統士不當賊四之一馬下當賊百之二外畏內懼將何以安臣惟陛下不制勝力非不足但簡練不至進退未一時淹師老地廣勢分願於諸道料精卒滿五萬者列屯北邊則制勝可必竊惟河南河北江淮大鎮數萬小者數千殫屈廩給未殆免擇臣請追赴關中勒步隊示金鼓則攻必破守必至長久之策也德宗嗣位賜號尚父堯年八十五子儀事上誠御下恕賞

罰必信遭幸臣程元振魚朝恩短毀方時多虞握兵處外然詔至即日就道無纖介顧望故諛間不行破吐蕃靈州而朝恩使人發其父墓盜未得子儀自涇陽來朝中外懼有變及入見帝嗔之即號泣曰臣父主兵不能禁士殘人之墓人今發先臣墓此天譴非人患也朝恩又嘗約子儀修其元載使人告以軍容將不利公其下衷甲願從子儀不聽但以家僮十數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告以所聞朝恩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田承嗣傲狠不軌子儀嘗遣使至魏承嗣西望拜指其膝謂使者曰茲膝不屈於人父矣今為公拜麾下宿將數千皆王侯貴重子儀願指進



退若部曲然幕府六十餘人後皆為將相顯官其取士得才類如此與李光弼齊名而寬厚待人過之代宗不名呼為大臣以身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

孫子曰逸而勞之子儀揚兵搆壘而賊不得息又曰以利動之以卒待之子儀伏卒壁內而偽遁又曰三軍既疑且惑則諸侯之難至矣子儀與光弼責功不專而及於敗又曰彊而避之子儀謂賊利速戰而堅壁待之又曰敵雖眾可使無鬪子儀云以至誠而回紇感服是也

### 唐李抱真

李抱真字太元沙慮而斷凡抱玉屬以軍事授汝州別駕僕固懷恩反陷焉從身歸京師代宗以懷恩倚回紇所將朔方兵精憂之召抱真問狀答曰郭子儀嘗領朔方軍人多德之懷恩欺其下曰子儀為朝恩所殺今起而用是伐其謀兵可不戰解也既而懷恩欺如抱真策遷陳鄭澤潞節度留後既謝因言百姓勞逸在牧守願得一州以自試更授澤州刺史兼澤潞節度副使徙懷州仍為懷澤潞觀察留後凡八年抱真策山東有變澤潞兵所走集乘戰伐後賊重入困軍伍彫剋乃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閑月得曹偶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



三年皆爲精兵舉所部得成卒二萬既不廩乎官而府庫實乃曰軍可用矣繕甲淬兵遂雄山東天下稱詔義步兵爲諸軍冠德宗嗣位初田悅反圍邢及臨洛詔抱真與河東馬燧合神策兵救之斬其將楊朝光遂解臨洛邢之圍復與悅戰洹水走之進圍魏悅戰城下大敗會朱滔王武俊及救悅抱真退保魏帝倉卒待奉天聞問諸將皆哭各引麾下還屯於時李希烈陷汴李納反鄆李懷光相次反河中抱真獨以數州截然橫絕潰叛中離沮其姦爲群盜所憚興元初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義陽郡王朱滔悉幽薊兵與回紇圍具州以應朱泚而希烈既切

名號則欲臣制諸叛衆稍離天子下罪已詔並赦群盜抱真乃遣客賈林以大義說武俊使合從擊滔武俊許諾而內猶豫抱真將自造其壁諉軍事於盧元卿曰吾此行繫時安危使遂不還部勒以聽天子命惟子勵兵東向雪吾之恥亦惟子卽以數騎馳入見武俊曰泚希烈爭切帝號相攻具州此其志皆欲自肆于天下足下旣不能與諸長雄捨九葉天子而臣反虜乎且詔書罪已禹湯之心也方上恭露播越公能自安乎因持武俊涕下交頤武俊亦感泣左右皆泣退臥帳中其寢爰之武俊感其不疑乃益恭指心誓天曰此身已許公死矣食訖約爲兄弟而別旦日



戰大破涪經城進檢校司空抱真喜士聞世賢者必欲  
與之游雖小善皆卑辭厚幣數千里邀致之至無可錄徐  
徐以禮謝好方士因餌丹而死

孫子曰上兵伐謀抱真請用子儀而解回紇之兵又  
曰士卒熟練抱真步兵為諸軍之冠又曰親而難之  
抱真說降武俊而敗朱滔是也

### 唐李晟

李晟字良器洮州臨潭人年十八往事河西王忠嗣從擊  
吐蕃憐西乘城殺傷士甚衆忠嗣怒募善射者晟挾一矢  
置之二軍謹奮忠嗣撫其背曰萬人敵也大曆初李抱玉

表晟右軍將吐蕃寇露州抱玉授以兵五千擊之辭曰以  
衆則不足以謀則多乃請千人繇大震靈趨臨洮屠定秦  
堡執其帥慕容谷鍾虜乃解開州去馬璘與吐蕃戰蓋倉  
敗頽晟率壯兵拔璘以歸封合川郡王璘內忌晟威畧歸  
之朝為右神策都將建中二年魏博田悅反晟為神策光  
鋒與河東馬燧昭義李抱真合兵攻之斬楊朝光晟乘冰  
度洛水破悅又戰洹水悅大敗遂進攻魏朱滔王武俊圍  
陳日知于趙州也抱真分兵二千戍邢燧怒欲班師晟曰  
奉詔東討者吾三帥也邢趙地壞今賊以兵加趙是邢有  
晝夜憂李公分衆守之不為過公柰何遽引去燧悟釋然



即遣抱真壘與交歡晟建言以兵趨定州與張孝忠合以  
圍范陽則武俊等當捨趙帝壯之俾神策三將軍莫仁權  
等隸之晟自魏引而北武俊果解去會帝出奉天有詔召  
晟即日治嚴而孝忠以軍介二盜間倚晟為重數止晟無  
西晟語眾曰天子播越人臣當百舍一息義武欲止吾吾  
當以子為質乃以憑約昏并遣良馬孝忠有親將謁晟晟  
解玉帶遺之使喻孝忠乃得踰城孤次代州詔迎拜神策  
行營節度使進臨渭北壁東渭橋所過譙蘇無犯時劉德  
信自扈澗敗歸亦次渭南軍置無制德信入謁晟晟責所  
以敗斬之以數騎入壁勞其軍無敢動晟已并兵則軍益

振李懷光方軍咸陽不欽晟當一面請與晟合有詔徙屯  
與懷光營壘晟每與賊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指顧陣前懷  
光望見惡之戒曰將務持重豈宜自表裸為賊餌哉晟曰  
昔在涇原士頗相畏伏欲令見之奪其心爾懷光不悅每  
兵至都城下而懷光軍多鹵掠晟軍整戎懷光使分所獲  
遺之又辭不敢受懷光謀沮撓其軍即奏言神策兵給賜  
北方鎮獨厚今桀逆未平軍不可以異懷光欲晟自削其  
軍則士怨易撓帝議諸軍與神策等刃且不贍遣學士陸  
贄臨詔懷光令與晟計所宜者懷光曰廩賜不均軍何以  
戰贄數顧晟晟曰公元帥軍政得專之晟將一軍唯所命



其增損費調敢不聽懷光默然計塞顧刻削廩賜事出已  
乃止懷光陰通朱泚圖反晟與李建徽陽惠元皆聯屯適  
有使者到晟軍晟乃令曰有詔從屯卽結陣趨東渭橋後  
數日懷光并建徽惠元兵惠元死之是日帝進狩梁州顧  
渾瑊曰渭橋在賊腹中兵孤絕晟能辨勝邪瑊曰晟執義  
挺忠率然不可奪臣策之必破賊帝乃安遣晟將張少弘  
口詔進晟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晟提孤軍橫當寇鋒恐二  
盜合以軋之則卑辭厚幣偽致誠於懷光者時教倉單之  
乃使張或假京兆少尹調畿內賦不淹旬芻米告具乃陳  
兵下令曰國家多難乘輿播遷見危死節自吾之分公等

此時不誅元凶取富貴非豪英也渭橋斷賊首尾吾欲與  
公戮力一心建不世之功可乎士皆奮泣曰惟公命於是  
駱元光以華州之衆守潼關尚可孤以神策兵保七盤皆  
受晟節度戴休顏舉奉天韓游瓌悉邠寧軍從晟懷光始  
懼晟乃移書顯責之使破賊自贖懷光不聽然其下益攜  
落畏為晟襲乃奔河中其將孟陟段威勇以兵數千自拔  
歸晟皆表以要官帝欲益西幸晟請駐梁漢以繫天下望  
晟家為賊質左右有言者晟涕數行下曰陛下安在而欲  
恤家乎泚使晟吏王無忌婿款驛門曰公等家無恙晟怒  
曰爾乃與賊為間乎叱斬之時輸縑不屬盛夏士有衣裘



者晟能與下同其苦以忠誼感發二心終無叛怨邏二得  
姚令言崔宣謀者晟命釋縛餒飲之遣還敕曰為我謝令  
言等善為賊守勿不忠于泚乃引兵叩都門賊不敢出振  
旅而還明日會諸將圖所向衆對先拔外城然後清言晟  
曰外城有里閘之隘若設伏格戰居人驚潰非計也賊重  
兵精甲聚苑中今直擊之是披其心腹將圍走不暇諸將  
曰善乃自東渭橋移壁光泰門以薄都城連溝柵而賊將  
張庭芝李希倩求戰晟顧曰賊不出是吾憂也今乃冒死  
來夫誘之矣勸具誅等縱兵突擊賊攻華師急晟以精騎  
馳救中軍譟而從大破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賊卻僵尸

相藉餘衆走白華賊大哭終夜不息翌日將復戰或請待  
西師晟曰賊既敗當乘機撲殄苟俟西軍是容其為計也  
吾利邪乃悉軍軍光泰門使王佖李演將騎史萬頃將步  
抵苑北晟先夜量苑垣為道二百步北兵至賊已伐木塞  
以拒戰晟叱諸將曰安得縱賊今先斬公矣萬頃懼先登  
拔柵以入佖督騎繼之賊崩潰執其將段誠諫大兵分道  
進雷聲震地令言庭芝希倩等殊死鬪晟令唐良臣等步  
騎奔突賊陣成輒北十餘遇皆不勝蹙入白華賊伏千騎  
出官軍背晟以麾下百騎自馳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驚  
潰禽誠略盡泚率殘卒萬人西走舊了奇追之餘黨悉降



晟引軍屯含元外廷舍右金吾次令軍中曰五日內不得  
輒通家問違者斬遣京兆尹李齊運部長安萬年令分慰  
居人秋毫無所擾別將高明曜取賊妓一司馬佻取賊馬  
二卽斬以徇坊人之遠者宿昔乃知王師之入也明日孟  
陟屯白華尚可孤屯望仙門駱元光屯章恭寺晟屯安國  
寺擇文武攝臺省官以俟乘輿條脅汚于賊者請以不死  
露布至梁帝感泣群臣上壽且言晟蕩夷兇慙而市不易  
廛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三代用師不能如之  
帝曰天生晟爲社稷萬人豈獨朕哉拜晟司徒兼中書令  
帝至自梁晟以戎服見三橋帝駐馬勞之晟再拜頓首賀

克殄大盜廟朝安復已卽跪陳備爪牙臣不能指日破賊  
致乘輿再狩乃臣不任職之咎敢請死伏道左帝爲掩涕  
命起使就位有詔賜第求宗軍晟入第京兆供帳教坊鼓  
吹迎導詔將相送之始晟屯渭橋也發感守歲又乃退府  
中皆賀曰發感退國家之利速用兵者昌晟曰天子暴露  
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邪至是乃曰前古大夫勸晟  
出兵非敢拒也且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夫惟五緯盈  
縮不常晟懼復守歲則我軍不戰自屈矣皆曰非所及也  
涇州倚邊數戍其帥晟請治不戩命者因以訓耕積粟實  
塞下羈制西戎帝乃拜晟鳳翔隴右涇原節度使兼行營



副元帥徙王西平郡時宦者尹元正持節到同華擅入河  
中諭慰李懷光晟劾元正矯使欲洗宥元惡請治罪又言  
赦懷光有五不可河中抵京師三百里同州制其衝兵多  
則示未信少則力不足忽驚東偏何以待之一也今赦懷  
光則必以晉絳慈隰還之渾瑊康日知又且遷徙二也兵  
力未窮忽宥反逆四夷聞之謂陛下兵屈而自罷耳今回  
紇拒北吐蕃梗西希烈僭淮蔡若棄強示弱以招窺覷三  
也懷光既赦則朔方將士悉復叙勳行賞追還纒廩今府  
庫空殫物不酬滿是激其叛四也既解河中諸道還屯當  
有賜賚賞典不舉然言必起五也今河中米斗五百芻粟

且整人餓死牆壁間其大將殺戮幾盡圍之旬時乃窮且  
潰頭無養腹心疾以為後憂臣請選精兵五千約十日糧  
可以破賊帝方以賊委馬燧渾瑊故不許晟常曰河隴之  
陷非吐蕃能取之皆將臣沓貪暴其種落不得耕稼田益  
東徙自棄之尔且士無繒絮人苦役擾思唐之心豈有既  
乎因悉家貲懷輯降附得大酋浪息曩表以王號每虜使  
至必召息曩於坐衣大錦袍金帶夸與之虜皆指目歆豷  
吐蕃君臣大懼相與議尚結贊者善計乃曰唐名將特李  
晟與馬燧渾瑊尔不去之必為吾患即遣使委辭因燧請  
和且求盟因盟謀執瑊以賣燧於是結贊大興兵踰隴岐



無所掠陽怒曰召吾來乃不牛酒犒軍徐引去以是問晟  
晟選兵三千使王佖伏汧陽勞擊其中軍幾獲結贊晟又  
遣野許良輔等攻推沙堡拔之結贊屢乞和會晟朝京師  
奏言戎狄無信不可許而張延賞當國政與晟有隙密言  
晟不可久持兵帝惑其言正元三年拜太尉中書令罷其  
兵是歲城與吐蕃盟平涼虜劫之城挺身免詔罷燧河東  
皆如結贊計云通王府長史丁瓊者嘗為延賞擠抑內怨  
望乃見晟曰以公功乃奪兵柄夫惟位高者難全蓋蚤圖  
之晟曰君安得不祥之言執以聞七年以臨洮未復請附  
貫萬年詔可九年薨晟性疾惡臨下明每治軍必曰某有

勞其長于是雖斯養小善必記姓名

孫子曰攻其所必救晟謂北圍范陽則賊當捨趙又  
曰將軍可奪心晟錦裘綉帽使賊望而畏之又曰反  
間者因敵間而用之晟得謀者食而遣還又曰能愚  
主卒之耳目晟謂人可用之而不可使知又曰擇人  
而任之晟雖斯養小善必記姓名是也

唐李愬

李愬字元直有籌略善騎射憲宗討吳元濟唐鄧節度使  
高霞寓既敗以表滋伐將復無功愬求自試宰相李逢吉  
亦以愬可用遂檢校左散騎常侍為隋唐鄧節度使愬以



其軍初傷，士氣未完，乃不為斥候部伍。或有言者，愬曰：「賊方安，袁公之寬，吾不欲使震而備我。」乃令于軍曰：「天子知愬能忍耻，故委以撫養。戰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乃斥倡優，未嘗嬉樂，士傷夷病疾，親為營護。祭人以嘗，監辱震寓等。又愬名非夙所畏者，易之不為，倘愬沈鷲，務推誠待士，故能張其卑弱而用之。賊來降，輒聽其便。或父母與孤未葬者，給粟高遺，還勞之曰：『而亦王人也。無棄親戚，衆願為愬死。』故山川險易，與賊情偽，一能曉之。居半歲，知士可用，乃請濟師，詔益河中鄜坊二千騎。於是繕鎧厲兵，攻馬鞍山下之拔道口柵，戰嶺岢山，以取鑪冶城，入白狗汶港。

楚城襲郎山，再執守將平青陵城禽粟將丁工良，其才不殺，表捉生將士良，謝曰：「吳秀琳以數千兵不可破者，陳光洽為之謀也。我能為公取之。」乃禽以獻。於是秀琳舉文城柵降，遂以其衆攻吳房。殘外垣始出，攻吏曰：「往亡日法當避。」愬曰：「彼謂吾不來，此可擊也。」既引還，賊以精騎尾擊，愬下馬據胡床。令軍曰：「退者斬。」衆決死戰，射殺其將賊乃走。或勸遂取吳房，愬曰：「不可。吳房狡，則賊力專，不若留之以分其力。」初，秀琳降，愬單騎抵柵下，與語，親釋縛，表以為將。秀琳與愬策曰：「必破賊，非李祐無與成功者。」祐，賊健將也，守與柵，其戰嘗易官軍。愬候祐護獲于野，遣史



用誠以壯騎三百伏其旁見羸卒者將燔聚者祐果輕出  
用誠高而還諸將素苦祐請殺之愬不聽以為客待間召  
祐及李忠義辱人語至夜艾忠義亦賊將所謂李憲者軍  
中多諫此二人不可近愬待益厚乃募死士三千人為突  
將自教之會兩自五月至七月不止軍中以為不殺祐之  
罰將吏雜然不解愬力不能獨完祐乃持以泣曰天不欲  
平賊乎何見奪者衆邪則撼而送之朝表言必殺祐無與  
共誅蔡者詔拜以還愬愬乃令佩刀出入帳下表六院兵  
馬使六院者隋唐兵也凡三千人皆山南奇材銳士故委  
祐統之祐捧檄嗚咽諸將乃不敢言由是始定襲蔡之謀

矣舊令敢舍謀者族愬刊其令一切撫之故謀者反効以  
情愬益悉賊虛實時李光顏戰數勝元濟悉銳卒屯泗曲  
以抗光顏愬知其隙可乘乃遣從事鄭澥見裴度告師期  
于時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師夜起祐以突將三千為前  
鋒李忠義副之愬率中軍三千田進誠以下軍殿出文城  
柵令曰引而東六十里止襲張柴殲其戍救士少休益洽  
鞍鏡發刃彀弓會大雨雪天晦凜風偃旗裂膏馬皆縮慄  
士抱戈凍死于道十二張柴之東陂澤阻衆未嘗陷  
也皆謂投不測始發吏請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士  
失色監軍使者泣曰果落祐計然業從愬人人不敢自為



計愬道分輕兵斷橋以絕洄曲道又以兵截郎山道行七  
十里夜半至垂瓠城雪甚城旁皆鴉鴨池愬令擊之以亂  
軍聲賊恃吳房郎山戍晏然無知者祐等坎城先登衆從  
之殺門者發闕留持并傳夜自如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  
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尚不信曰是洄曲子弟來索  
褚衣爾及聞號令曰常侍傳語始驚曰何常侍得至此率  
左右登牙城田進誠兵薄之愬計元濟且望救於董重質  
乃訪其家慰安之使無怖以書召重質重質以單騎白衣  
降愬待以禮進誠火南門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中  
光諸屯尚二萬衆皆降愬不戮一人其爲賊執事帳內廚

廩廩役悉用其舊使不疑乃屯兵鞠場以俟裴度至愬以  
櫟韃見度將避之愬曰此方廢上下分久矣請因示之度  
以宰相禮受愬謁蔡人登觀乃還屯文城柵有詔進檢校  
尚書左僕射山南東道節度使封涼國公李師道反詔愬  
代原帥武寧軍旬日踐父兄兩鎮世以爲榮愬與賊戰金  
鄉破之凡十一遇禽其隊帥五十俘馘萬計淄青平進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會田弘正守鎮州乃以愬帥魏博長慶  
初幽鎮亂殺弘正愬素服以令軍曰魏人富庶而通于大  
化者田公力也上以其愛人使往治鎮且田公撫魏七年  
今鎮人不道而戕害之是無魏也父兄子弟食田公恩者



何以報之衆皆哭又以玉帶寶劍遺牛元翼曰此劍吾先  
人嘗以剪大盜吾又以平蔡姦今鎮人逆天公宜用此夷  
之也元翼感動謝曰敢有不承而愛其死力乃下令軍中  
勤兵以俟會愬疾甚不能軍詔田布代之以太子少保還  
東都卒始歲克京師市不改肆愬平蔡亦如之功名之奇  
近世所未有

孫子曰用而示之不用愬示卑弱而有馬鞍之勝又  
曰出其不意愬以往亡日而擊賊又曰我專而敵分  
愬不取具勇以分其力又曰卒善而養之愬不殺降  
將而皆得其用又曰由不虞之近攻其所不戒愬坎

墉登城而禽元濟又曰全國爲上愬平蔡而不戮一  
人是也

### 唐馬燧

馬燧字洵美汝州郟城人與諸兄學醫策歎曰方天下有  
事丈夫當以功濟四海豈老一儒哉更學兵書戰策沈勇  
多策安祿山反使賈循守滎陽燧說循曰祿山首亂今雖  
舉洛陽猶將誅覆公盍斬向濶客牛廷珩傾其本根使兩  
不得入關退亡所據則坐受禽矣此不世功也循許之不  
時安祿山遣韓朝陽召珩計事因縊殺之澤潞節度使李  
抱玉表燧爲趙州尉時回紇還國恃功恣睢所過皆剽劫



州縣供饋不稱輒殺人抱玉將饋勞賓介無敢往燧自請  
典辨具乃先賂其酋與約得其旗章為信犯令者得殺之  
燧又取死囚給役左右小違令輒戮死虜大駭至出境無  
敢暴者抱玉奇之抱玉守鳳翔表燧隴州刺史西山直吐  
蕃其上有通道虜常所出入者燧聚石種木障之設二門  
為難擗八日而畢虜不能暴後在河陽秋大雨河溢軍吏  
請具舟以避燧曰使城中盡魚而獨完其家吾不忍既而  
水不為害遷河東節度使太原承鮑防之敗兵力衰單燧  
募廝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造鎧必  
短長三制稱士所衣以便進趨為戰車冒以後視象列戟

于後行以載兵止則為陣遇險則制衝冒器用精銳居一  
年關廣場羅兵二萬以肆威震北方初田悅新有魏博恐  
下未附即輸款朝廷燧建言悅必反既而悅果圍邢州身  
攻臨洛築重城絕內外援邢將李洪臨洛將張仵固守詔  
燧以步騎二萬與昭義李抱真神策兵馬使李晟合軍救  
之燧出嚙口未過險移書抵悅示之好悅以燧畏已大喜  
既次邯鄲悅使至燧皆斬之遣兵破其支軍射殺賊將成  
元之悅聞使大將楊朝光以兵萬人據雙岡築東西二柵  
以禦燧燧率軍營二壘間是夜東壘道燧進營柵明山取  
棄壘置輜重悅計曰朝光堅柵且萬人雖燧能攻未可以



數日下且殺傷必衆則吾已援臨洛饗士以戰必勝術也  
即分常州兵五千助朝光燧令大將李自良等以騎兵守  
雙岡戒曰令悅得過者斬燧乃推火車攻朝光柵自晨訖  
晡急擊大破之斬朝光禽其將盧子昌獲首五千執八百  
居五日進軍臨洛悅悉軍戰燧自以銳士當之凡百餘  
返士皆決死悅大敗斬首萬級俘係千餘館穀三十萬斛  
邢圍亦解初將戰燧約衆勝則以家貲賞至是殫私財賜  
麾下德宗嘉之詔出度支錢五十萬償其財進兼魏博招  
討使李納李惟岳合兵萬三千人救悅悅裒散兵二萬壁  
洹水溜青軍其左常冀軍其右燧進屯鄴請益兵詔河陽

李炫以兵會次于漳悅遣將王光進以兵守漳之長橋築  
月壘距軍路燧於下流以鐵鎖維車數百絕河載土囊遏  
水而後渡悅知燧食乏深壁不戰燧令士賫十日糧進營  
倉口與悅夾河而軍造三橋逾河日挑戰悅不出陰伏萬  
人將以掩燧燧令諸軍夜半食先鷄鳴時鳴鼓角而潛師  
並河趨魏州令曰聞賊至止爲陣留百騎持火待軍畢發  
匿其旁須悅衆渡即焚橋燧行十餘里悅率李納等兵踰  
橋乘風縱火譟而前燧乃令士無動命除榛莽廣百步爲  
場募勇上五千人陣而待比悅至火止氣少衰燧縱兵擊  
之悅敗奔橋橋已焚衆赴水死者不可計斬首二萬級殺



賊將孫晉卿安墨啜虜三千人乃相枕籍三十里淄青兵  
幾殲悅夜走魏州其將拒不納比明追不至悅乃得入抱  
真茂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戰利速兵善於致  
人今悅與淄青常三軍為首尾欲不戰以老我師擊左右  
未可必破悅且來助是腹背受敵也法有攻其必救故趁  
魏以破之甘曰善悅遣許士則侯藏間行告窮於朱滔王  
武俊會二人者怨望乃連和悅恃倚燕趙方至即出替城  
陣燧復與諸軍破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比平郡三滔  
武俊聯兵五萬傳魏會帝遣李懷光以朔方兵萬五千助  
燧懷光勇于鬪未休士即與滔等戰不利悅決水灌軍魏

兵亦屈會京師亂帝幸奉天燧還軍太原初李抱真欲殺  
懷州刺史楊鉢鉢奔燧燧奏其非罪乃免抱真怒及共解  
邢州圍獲軍糧燧自有之以餘給抱真軍抱真益怒洹之  
捷軍進薄魏悅以突騎犯燧營李茂救之抱真勒兵不出  
燧將攻魏取攻具於抱真營并請雜兩軍平其功抱真不  
聽請獨當一面猶是逗留帝數遣使講解武俊畧趙地抱  
真分麾下二千人戍邢燧怒謂抱真以兵還守其地我能  
獨戰死邪將引還李晟知之乃復與抱真善及田昂降燧  
請以洛州隸抱真而用昭義副使盧元卿為刺史兼魏博  
招討副使李晟兵前獨隸抱真抱真亦請兼隸于燧以示



協一然議者各燧私忿交惡卒不成大功李懷光反河中  
詔燧與渾瑊駱元光合兵討之時賊黨要廷珍守晉毛朝  
敷守隰鄭杭慈燧移檄鐫論皆以州降燧乃率步騎三萬  
次于絳守將夜棄城去降四千人遣李自良定六縣收卒  
五千裨將谷秀違令掠士女斬以徇時天下蝗兵艱食朝  
臣多請宥懷光者帝未決燧以河中近甸捨之屈威靈無  
以示天下乃捨軍入朝為天子言之且得三十日糧足平  
河中許之乃與瑊元光韓游環之兵合賊將徐廷光守長  
春宮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固守久攻所傷必衆乃挺身  
至城下見廷光憚燧威拜城上燧顧其心已屈徐曰

我自朝廷來可西嚮受命廷光再拜燧曰公等朔方士自  
祿山以來功高天下奈何棄之為族滅計若從吾言非止  
免禍富貴可遂也未對燧曰尔以吾為欺邪今不遠數步  
可射我披而示之心廷光感泣一軍皆流涕即率衆降燧  
以數騎入其城衆大呼曰吾等更為王人矣渾瑊亦自以  
為不及也歎曰嘗疑馬公能窘田悅今觀其制敵固有過  
人者吾不逮遠矣進營焦籬堡將降餘戍望風遁去燧  
濟河兵八萬陣城下是日賊將牛名俊斬懷光降河中平  
正元二年吐蕃尚結贊破鹽夏二州守之自屯鳴沙及春  
牧產死糧乏詔燧為安銀麟勝招討使與駱元光韓游環



會師擊虜結贊懼乞盟帝不許乃遣將論頰熱并辭請于  
燧曰重幣申勸燧與論頰熱俱朝盛言宜許以盟天子  
然之燧之朝結贊遽引去帝詔渾瑊與盟平涼虜劫城僅  
得免吐蕃歸帝聞悔怒奪其兵卒

孫子曰先為不可勝燧教騎士造車甲以修戰具又  
曰卑而驕之燧貽書示好而驕田悅又曰取敵之利  
者貨燧約衆勝則以家貲賞又曰致人而不致於人  
燧趨魏州以致田悅又曰大吏怒而不服燧與抱真  
私忿而功不立又曰無約請和者謀也燧不悟結贊  
之計是也

唐渾瑊

渾瑊本鐵勒九姓之渾部也善騎射祿山反從李光弼定  
河北射賊驍將李立節貫其左脅死之從郭子儀復兩京  
討安慶緒勝之新鄉擢武鋒軍使從僕固懷恩平史朝義  
大小數十戰攻最敗太常卿吐蕃盜塞深入瑊會涇原節  
度使馬璘討之次黃菩原瑊引衆据險設槍壘自營逼賊  
奔突舊將史抗等內輕瑊顧左右去槍叱騎馳賊旣還虜  
驍而入遂大敗死者十八于儀召諸將曰朔方軍高天下  
今敗于虜奈何瑊曰願再戰乃馳朝那與鹽州刺史李國  
臣趨秦原吐蕃引去瑊邀擊破之悉奪所掠而還回紇侵



太原破鮑防軍拜城都知兵馬使自石嶺關而南督諸軍  
掎角虜引去子儀為太尉德宗折所部為三節度以城魚  
單于大都護建中中李希烈詐為城書若同亂者帝識其  
謀用不疑更賜良馬錦幣帝狩奉天城率家人子弟以從  
朱泚兵薄城戰譙門晨至日中不解或以芻車至城曳車  
塞門焚以戰賊乃解泚治攻具矢石如雨晝夜不息凡浹  
日鑿塹圍城城中死者可籍人心危惴或夜縱出撥蔬菜  
供御帝與城相泣泚造云梁廣數十丈施大輪濡氈及革  
冒之周布水囊為鄣指城東北構本廬蒙葦周置之運薪  
土其下將塞隍帝召城授以詔書千餘自御史大夫實封

五百戶而下募突將死士當賊賜城筆使量功授詔不足  
則以衣授因曰朕與公訣矣令焉承情往有急可奏城俯  
伏嗚咽帝撫而遣之城前與防城使侯仲莊揣云梁所道  
掘大隧積馬矢及薪然之賊乘風推梁以進載數千人王  
師乘城者皆凍餒甲弊兵飢城但以忠義感率使當賊人  
憂不支群臣號天以禱城中矢自拔去被血而戰愈厲云  
梁及隧而陷風逐悉焚賊皆死舉城懼謀乃第賞將彼泚  
攻城施急會李懷光奔難賊乃去乘輿進狩山南城以諸  
軍衛入谷口懷光追騎至後軍擊卻之率諸軍趨京師賊  
韓旻拒武功城率吐蕃論莽羅兵破之武亭川斬首萬級



遂屯奉天以抗西面李晟自東渭橋破賊城與韓游環戴  
休顏以西軍收咸陽進屯延秋門泚平論功以城兼侍中  
天子還宮授河中絳慈隄節度使河中同陝號行營副元  
帥封咸陽郡王賜大寧里甲第將相送歸第與李晟均禮  
還屯河中吐蕃相尚結贊陷風夏陰闕京師而畏城與李  
晟馬燧欲以計勝之乃跪辭重禮請燧講好燧苦贊帝乃  
詔約盟平涼川以城為會盟使為結贊所劫副使崔漢衡  
以下皆陷惟城得免自奉天入朝羸服待罪詔釋之會吐  
蕃復入盜使城鎮奉天虜罷還河中卒城好書性忠謹功  
高而志益下歲時貢奉必躬閱視每有賜予下拜跪受常

若在帝前世方之金日磾故帝終始信待正元後天子常  
恐藩侯生事稍桀驁則姑息之惟城有所奏論不盡從可  
輒私喜曰上不疑我故洽蒲十六年常持軍猜間不能入  
君子賢之

孫子曰守則不足城設槍壘以自營又曰能使敵人  
不得至者害之也城趨秦原而吐蕃去諸軍犄角而  
回紇遁又曰守而必固城守奉天而拒朱泚是也

### 唐王忠嗣

王忠嗣華州鄭人父海濱太子右衛率吐蕃寇隴右詔隴  
右防禦使薛訥禦之時海濱為先鋒戰武階追北至壕口



殺其衆進戰長城保諸將媚其功按兵顧望海濱戰死大  
軍乘之斬賊萬七千級獲馬七萬牛羊十四萬元宗憐其  
忠贈左金吾大將軍忠嗣時年九歲始名訓入見帝伏地  
號泣帝撫之曰此去病孤也須壯而將之更賜今名養禁  
中肅宗爲忠王帝使與遊及長雄毅寡言有武略上與論  
兵應對<sup>謹</sup>起帝器之蕭嵩出河西數引爲麾下帝以其年  
少有復讎志詔不得特將嵩入朝忠嗣曰從公三年無以  
歸報太子乃請精銳數百襲虜會贊普大酋閱武藝標川  
其下欲還忠嗣不從提刀畧陣斬數千人獲羊馬萬計嵩  
上其功帝大悅累遷左威衛將軍代北都督天寶元年北

討奚怒皆戰桑乾河三遇三克耀武漢北高會而還時突  
厥新有難忠嗣進軍磧口經略之烏蘇米施可汗請降忠  
嗣以其方強詐言降耳乃營木刺簡山謀虛實因上平戎  
十八策縱反間於拔悉密與葛邏祿回紇三部攻多羅斯  
城涉昆水斬米施可汗築大同靜邊二城徙清塞橫野軍  
以實之併受降振武爲一城自是虜不敢盜塞使河東節  
度使忠嗣本負勇敢及爲將乃能持重安邊不生事嘗曰  
平世爲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故訓練  
士馬隨缺繕補有漆弓百五十斤每發<sup>音切</sup>藏之示無所  
用軍中士氣盛日夜思戰忠嗣從詭間伺虜隙時出奇



兵襲敵所向無不克故士亦樂為用軍每出召屬長付以  
兵使投士卒雖弓矢亦誌姓名其上軍還遺弦亡鏃皆佞  
名第罪以是部下人自勸器甲充牣自朔方至雲中裒數  
千里據要險築城堡斥地甚遠自張仁亶後四十餘年忠  
嗣繼其功陞為河西隴右節度使權朔方河東節度佩四  
將印勁兵重地控制萬里近世未有也帝方事石堡城詔  
問攻取計忠嗣奏言吐蕃舉國守之若頓兵堅城下用士  
數萬然後可圖恐所得不補所失請厲兵馬待釁取之帝  
意不快而李林甫尤忌其功曰鈞據過咎會黃延光建言  
請下石堡詔忠嗣不得已為出軍而士無賞格延光不悅

河西兵馬使李光弼入說曰大夫愛惜士卒有拒延光心  
雖名受詔實奪其謀然大夫已付萬眾而不立重賞何以  
賈士勇且大夫惜數萬段賜以啓讒口有如不捷歸罪大  
夫大夫先受禍矣忠嗣固審得一城不足制敵失之未害  
於國吾忍以數萬人命易一官哉明日見責不失一金吾  
羽林將軍歸宿衛不者黜中上佐耳光弼謝曰大夫乃行  
古人事光弼又何言趨而出延光過期不克果訴忠嗣治  
兵又安祿山城雄武扼飛狐塞謀亂請忠嗣助役因欲留  
其兵忠嗣先期至不見祿山而還數上言祿山且亂林甫  
益惡之陰使人誣告忠嗣嘗養宮中云吾欲奉太子帝怒



召入付三司詳驗罪應死哥舒翰請以官爵贖忠嗣罪帝  
意解貶漢陽太守卒後翰引兵攻石堡拔之死亡略盡如  
忠嗣言故當世號為名将初在朔方互市輒高價馬直諸  
蕃多爭來市故蕃馬未少唐軍精及鎮河隴又請徙朔方  
河東九千騎以實軍之天寶為益滋息

孫子曰進不求名忠嗣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又  
曰退不避罪忠嗣不以萬人命易一官又曰城有所  
不攻忠嗣謂石堡城得之不足制敵失之為害於國  
是也

梁劉鄩五代

劉鄩密州安丘縣人也幼有大志好兵略涉獵心傳事青  
州王師範唐昭宗卓鳳翔太祖率師奉迎於歧下師範遣  
腹心乘虛襲取太祖管内州郡鄩以偏裨陷兗州遂據其  
城初鄩遣細人詐為鬻油者覘城內虛實及出入所視羅  
城下一水竇可以引衆而入遂誌之鄩乃告師範請步兵  
五百實自水竇御故而入一夕而定軍城晏然市成無擾  
太祖合大將者從周攻之時從周家屬在城中鄩善撫其  
家陞堂拜從周之母從周攻城鄩以板輿請毋登城告從  
周曰劉將軍待我甚至新婦以下並不失所爾其察之從  
周歔歔而退鄩料簡城中凡不足當敵者悉出之於外與



將同其苦分衣食以抗外軍戮兵禁暴居人泰然後從周  
攻圍既久鄆無外援一日副使王彥溫踰城而奔守陴者  
從之鄆禁之不可鄆即遣人從容告彥溫曰請少將人出  
非素遣者勿帶行又揚言於衆曰素遣從副使行者即勿  
禁其擅去者族之守民聞之奔逸者乃止外軍果疑彥溫  
即戮於城下自是軍城遂固及師範力窘從周以禰福諭  
鄆鄆報曰俟青州本使歸降即以城池還納及師範告降  
鄆即出城聽命太祖嘉其節槩以為有李英公之風鄆授  
都押牙太祖牙下諸將皆四鎮舊人鄆一旦居衆人之右  
及與諸將相見並用階庭之禮太祖尤奇重之後晉王入

魏州鄆以精兵萬人自洹水移軍魏縣晉王來覘鄆設伏  
於河曲叢木間俟晉王至大諫而進圍之數匝殺獲甚衆  
晉王僅以身免後鄆潛師山黃澤西趨太原將行慮為晉  
軍所追乃結芻為人縛旗於上以驢負之循堞而行數日  
晉人方覺會霖雨積旬師不克進鄆即整衆而旋魏人臨  
清積粟之所鄆引軍將據之遇晉將周陽五百幽州率兵  
至鄆乃趨具州與晉軍遇於堂邑鄆要擊却之遂軍於莒  
縣增城壘浚池隍自莘及河築通道以通餉路未帝詔鄆  
出戰鄆奏曰臣深溝高壘享士訓兵日夜戒嚴伺其進取  
苟得機便豈敢坐滋患難帝又遣使問鄆決勝之策鄆曰



臣無奇術但人給糧十斛盡則破敵帝大怒謂鄆曰將軍  
蓄粟將療饑耶將破賊耶乃遣中使督圍鄆集諸校而謀  
曰主上深居宮禁未曉兵家與白面兒共謀終敗大事大  
將出征君命有所不受臨機制變安可預謀今揣敵入未  
可輕動諸軍更籌之時諸將皆欲戰鄆默然他日復召諸  
將列坐軍門人具河水一器因命飲之衆未測其旨或飲  
或辭鄆曰一器而難若是滔滔河流可勝既乎衆皆失色  
居數日鄆率萬餘人薄鎮定之營時鄆軍奄至上下驚亂  
殺獲甚多少頃晉軍繼至乃退鄆自卒引軍襲魏州與晉  
王戰於故元城王師敗績鄆脫身南奔及歸洛張宗奭承

旨逼令飲醪而卒

孫子曰由不虞之道鄆自水竄攻兗州又曰無所  
不用間鄆令外軍殺王彥溫又曰衆草多障者疑也  
鄆結芻爲人以驢負之是也

周劉詞

劉詞字好謙元城人梁初事鄴帥楊厚以勇悍聞唐莊宗  
入魏亦列於麾下兩河之戰無不預焉晉初從杜重威敗  
安重榮於宗城及圍鎮陽詞自登雲梯身先士伍以功檢  
校司空時王師方討襄陽命詞兼行營都虞候襄陽平遷  
本州團練使在郡歲餘臨事之暇必被甲枕戈而臥人或



問之詞曰我以勇敢而登貴仕不可一日而忘本也若任其溫飽則筋力有怠將來何以報國也及漢有天下從太祖平鄴加檢校太保李守正叛於河中太祖征之命分屯於河西守正遣敢死之士數千夜入其營將士怖懼不知所為詞神氣自若人於軍中曰此小盜耳不足驚也遂免曹橫戈叱短兵以擊之賊衆大敗而退自是守正喪膽不復有奔突之意河中平爲華州節度使周顯德初世宗親征劉崇詞領所部兵隨駕行及高平南遇樊愛能等自北退回且言官軍已敗止詞不行詞弗聽疾驅而北世宗聞而嘉之車駕還京授永興軍節度使以疾卒于鎮

孫子曰惟民是保而利合於主國之寶也詞被甲枕戈而臥思以報國又曰軍優者將不重也詞神氣自若而退奔突是也



百將傳後序

百將傳東光張君預所作也是書傳世雖久奈何承平日多書坊不復出將胤不知求百中弗能藏其二三故忠君憂國之士不能無所惜焉然其所以惜之者非爲古人才行不著也蓋惜夫後人無所取法也後人無所取法非惜其功不成而祿位不崇也蓋惜無治亂持危之具而蒼生弗獲寧居也所以正議大夫恩恩岑侯切切有意於斯焉爾歲南北干戈相仍東西兩廣尤甚我

聖天子明鑒岑侯忠貞特勅統其騎步從



欽差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王 于廣西練兵備禦每患是書不能盛行武臣不能悉見僅於戎務之暇請善書之上楷寫成集未鈔于梓預白

欽差巡撫亞卿李

巡按監察御史沈 夏 皆善之始付鈔工未竣適奉

勅書聽隨

欽差總督廣西軍務太監班

欽差總督兩廣軍務右副都御史馬

欽差鎮守廣西副總兵征蠻將軍都督陳 調遣往征廣

東瀧水縣瑤賊遂携梓往彼竣之既揭露布而鈔事亦畢皆會

欽差鎮守廣東監丞阮

欽差巡撫亞卿揭

欽差鎮守廣東副總兵都督翁

巡按監察御史盛 復以厥事白于諸老咸曰此乃軍旅之龜鑑而中興之急務也不可私焉岑侯凱還西廣欲印盛行乃馳書屬予序其後予惟事必知之至而後好之薦岑侯出入兵革寸晷之暇而志不忘是書者蓋深知此足為治亂持危之筌蹄而為將者



不可不知故也其忠

君憂國之心豈淺淺云乎哉遂序其始終筆于卷末庶幾  
覽者知有所自云皆

景泰五年甲戌暮春慶遠府儒學訓導高涼陳演書





